

青枝绿叶

刘绍棠



青 枝 绿 叶

刘 绍 棠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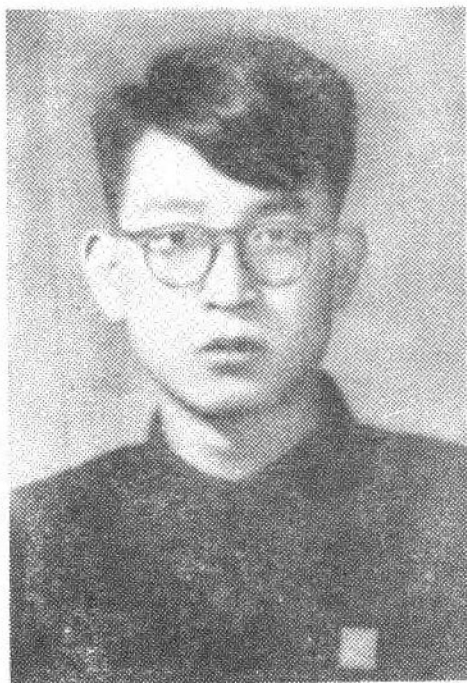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75印张 390千字 插图 4

1984年12月第 1 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21 定价：2.20元

印数：00001——47000册



作者像

题 记

刘 绍 棠

虽然不是朝花夕拾，却也是明日黄花，过时的风景了。

这本书，收入了我从十三岁到二十岁的主要习作，展示了我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所走过的创作道路。这些作品，是刚刚破土的幼苗，吐绿的嫩芽，绽蕾的小花，充满着儿童的天真、少年的热情和刚刚跨入青年时代的不成熟的思考，也保存着由于时代原因而难免的失误，正是五十年代的我和我的创作的真实写照。

重读这些早年的习作，我的心情是百感交集的。我多么愿意重新回到往日的岁月，从头再生活一遍。然而，坐火车和乘飞机可以买回程票，已经告别的岁月却只能一去不复返了。

我是个出生在巴掌大的运河滩上的农家子弟，直到十岁才离开生身之地的儒林村，进城念书。先靠卖报，后靠稿费糊口和求学，没有照过几回相。但是，我却从这本书的篇篇习作中，清晰地回忆起从十三岁到二十岁那年年月月的发展变化的影子。我的每一寸成长，每一步前进，都是牵着伟大的母亲——党和人民——的衣襟取得的。

扉页上的照片，是一九五六年阳春三月，我二十岁整，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被批准专业创作时的留影。那时候，我年华似锦，一帆风顺；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竟头戴荆冠，降为贱民，走上历时二十二年的坎坷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

然而，这也使我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层。赤子而来，赤子而归；我回到故土，住在当年我呱呱坠地的旧屋小炕上，又一次转世投胎。三伏酷暑，三九严寒，血雨腥风，愁云惨雾，我和我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患难与共。我活了下来，深深扎根于家乡大地和人民群众中间。

两两相较，得大于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改正了我的五七年被错划问题，恢复了我的党籍。此时，我即将四十三岁。比起整个革命事业的惨重损失，我个人的不幸是微不足道的；比起党的山高海深的养育之恩，我个人的委屈更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我的内心燃烧着仍如二十一岁的炽烈的青春之火，以积聚二十二年的生命爆发力，夜以继日地写作，弥补我二十二年未能为党和人民正常工作的空白。

决心致力乡土文学，开始了我的创作新时期。

一九八三年七月

目 录

题记.....	刘绍棠
一顶轿子.....	(1)
新式犁杖.....	(5)
过帖.....	(9)
模范红旗随风飘.....	(12)
红飘带.....	(19)
三岔口.....	(25)
蔡桂枝.....	(29)
大庚叔.....	(37)
七月里高粱红.....	(41)
谷穗.....	(60)
完秋.....	(64)
暑伏.....	(72)
村歌.....	(80)
红花.....	(88)
修水库.....	(98)
青枝绿叶.....	(109)
摆渡口.....	(124)
大青骡子.....	(132)
运河滩上.....	(140)
布谷鸟歌唱的季节.....	(162)
山楂村的歌声.....	(172)
航空信.....	(188)
十字路口.....	(196)

不疲倦的斗争.....	(212)
婚礼.....	(241)
喜讯.....	(251)
收获.....	(260)
夏天.....	(269)
初春夜.....	(407)
瓜棚记.....	(418)
私访记.....	(437)
闹林记.....	(451)
田野落霞.....	(460)
槐花夜奔.....	(485)

一顶轿子

张家庄的周万喜老头，是远近闻名的吹鼓手，不管什么歌曲，拿过来就能吹，而且吹得像老早就会一样。他早先在本庄地主朱抓子开的轿子房当伙计，头年土改，分朱抓子浮财时，他不要樟木箱子檀木柜，单挑那褪了色的轿子，他老婆和闺女金枝和他吵了老大半天，也没拗过他。

周万喜把轿子抬回家，花些钱买了油彩，把轿子漆得非常好看，又和农会商量好，轿子房出买卖，借用公家的四面大鼓，答应本村嫁娶用轿子收一半钱，又联络了十几个人，轿子房就正式开张了。

可是轿子房开张好几个月，也没人照顾。

金枝是妇女会干部，思想挺进步，早就不赞成她爹开轿子房，别庄的妇女干事，见着金枝就闹：“金枝，轿子房开张没有？别人不坐，就留着抬你啦！”说得金枝脸红得象喝了酒一样。

回到家，金枝就跟她爹说：“劈了吧，这废物有啥用？”金

枝妈也说：“这吃不了咽不了的玩艺儿，趁早劈了烧火。”周万喜老头子一听就火啦：“娘们家眼窝子浅，等买卖好了，你准得宝贝似的供着它。”金枝妈知道再言语就要挨骂了，只好低头“吭吭”生气，金枝在一旁也耷拉着脸噘着嘴。

二

旧历年，村里非常热闹，小学生扭秧歌打花棍，一群年轻小伙子也闹开了小车会，周万喜把轿子也抬了出去，把毛主席的像片摆在里面，吹着喇叭，打着大鼓，跟小车会后面走。

不少的人指着轿子说：“多好看呀，瞧绣得那鲜头。”周万喜老头子笑着对一群年轻姑娘说：“赶明儿你们出门子就用这轿子抬，好不好？”他心里别提多乐了，心想：“这回轿子一露，大伙全看过了，买卖准错不了。”

当天闹完了，金枝对她爹说：“爹！这回毛主席坐咱轿子啦，也算挺光荣的，还不劈了。”周万喜一点不着急，反而笑眯眯地说：“毛主席坐了咱的轿子，是个大吉利，往后买卖准旺，哪能劈呀！”金枝没好气地说：“这封建玩艺儿不解渴不解饿，要它干吗使？”周万喜说：“谁说不解渴不解饿，等买卖旺了再瞧。”金枝妈也答了话：“如今新派头，谁还坐轿子，趁早别妄想了，还不如那工夫要个大柜好呢。”周万喜老头子反倒不言声了，心里可有“一定之规”——拿块破布擦起轿子上的灰尘。

三

庄上几个年轻姑娘快要结婚了，周万喜心中暗暗欢喜：“这几档子买卖算是煮熟的鸭子——跑不了啦！”每天早晚没事，拿块破布擦个没完，累得满头大汗也不停手。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但却没人来定轿子，周万喜心里打了鼓，跟他老婆说：“你去到秀云、二俊家问问，她们出门子要是坐轿子，咱们这个收一半钱。”金枝妈慢条斯理地说：“我又不指着轿子活着，我才不去哪，你指着你去呀！你挣八万紫金我也不眼热。”把周万喜顶得干翻白眼，说不出话来。

金枝由地里回来，周万喜问她：“秀云她们出门子定轿子没有？”金枝说：“秀云、二俊都是妇女干部，对象也是干部，还能坐轿子？您别妄想了。”周万喜象火一样的兴头，象被泼了一瓢凉水一样。

四

秋后，金枝也要结婚了，对象是个区干部，周万喜打算叫金枝坐轿子，其实他心里另有一番打算：“金枝是妇女会的头目人，她要是坐轿子，别人准得跟着学，这一来，买卖就旺了。”可是金枝说啥也不答应，爷俩吵得脸红脖子粗，周万喜老头子脑门子青筋一突一突地跺着脚大喊大叫。

这时进来一大群姑娘，有的十七八，有的八九岁，一进来就问：“周大爷犯啥肝火呀？”周万喜象得着宣传机会一样：“让你们说，出门子不坐轿子成啥样？晚嫁才不坐轿子。”他这一说把大伙都招乐了，一个十八九的姑娘说：“您别顽固了，新社会坐封建轿子，多寒蠢。”刚八岁的小珍说：“臭轿子，白叫我坐我都不干。”

周万喜老头子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蹲在炕角唉声叹气。

金枝趁着机会给她爹说了一套道理，金枝妈埋怨个没完，周万喜后晌饭也没吃，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乱得跟乱麻一样，心里可起了斗争，最后他明白了：“新社会的风俗改了，这一辈的年青人不坐轿子，下一辈更没人坐了，当初挑个什么不

好，挑个废物，没开张倒赔了油漆钱。”后悔可也晚了。

第二天早晨，周万喜将轿架劈成劈柴，煮熟了早晨的棒子糗粥。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

新式犁杖

—

蓟运河西岸，有个土桥村，算上今年，解放还没有二年。

村西头，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河岸上长满了杨柳榆树，离老远一看，绿压压的把村子包围个严实；到近前一看，树木夹间中，有一户住家——三间土房，围着棒子秸篱笆，这便是木匠张大奎家。

张大奎的手艺，四邻各庄没有不称赞的，打出的东西，都让人使着顺溜。近几年，大奎的徒弟柳五谷，手艺也不错了，做出的活比大奎做的还受人欢迎，因为他做的小巧灵便，使着省劲，干活儿可出数，所以买卖总是忙不过来，二三十里以外的村子，都有找他师徒俩做活的。

大奎瞧着徒弟这么有起色，心里别提多喜欢，本来嘛！大奎是个老绝户，五谷是个没爹没妈的苦孩子，他们师徒比父子还亲，五谷也是个招人疼的孩子，每逢赶集卖货，总是天麻麻亮就动身，带着棒子饼子和几块咸菜，卖完货立刻回家，一个钱都不肯花。

解放以后，五谷当了村干部，忙着开会办公事，晚上到夜校念书，但是一点不少干活；大奎逢人一提起五谷，便捻着他那山羊胡子，咧着大嘴笑嘻嘻地说：“我们那孩子，不单聪明伶俐，还诚实忠厚，从来不会占便宜。”五谷一提大奎，总是说：“我师傅比我爹妈还亲，把我抚养这么大，又教全了我手艺，对我可说是恩重如山呀！”大奎老两口子，从别人嘴里听到五谷的话，别提多乐了。

可是出人意料，今年完大秋，爷儿俩拌了一回嘴，竟然分开了，大奎一提五谷，便长叹一声说：“唉！人家手艺学全了，又自个儿找好了对象，还肯养活我们这俩土埋半截的人。”有人就问五谷，五谷急得起誓说：“我要有那心，我不是人养的，只是他太顽固呀。”

为啥他师徒决裂到这般地步呢？这里面有个原因。

二

五谷这个年轻人，对于手艺知道钻研改进，对别人的批评也爱接受，所以作出的活，一回比一回招主顾；大奎就整相反，老是保守，对于手艺认为师傅怎样教，徒弟就怎样学，因此他的手艺永没改进。

完秋，五谷到区上开会，区长拿张报对五谷说：“你看，报上登着一种新式犁杖，是一个农民发明的，又经过有技术的人修改过，比咱现在用的犁杖省一半劲，还耕得多，你试着做几张怎么样？”五谷象得着宝贝一样，连说：“好！好！好！”便拿过报研究半天，只累得满头大汗，兴奋地说：“我这么一琢磨，还真在理。”说完，便到区公所对门的棺材铺里，找来了尺子，照着报上的图，在白纸上画起来。

回到家，正赶上有十几张犁杖的活，他跟大奎一商量，大奎

不赞成，摇着头说：“干什么都有一套，轻易改不了，咱们还按着老方法，比啥都稳当。”五谷让步说：“咱先打一张新式犁杖试一试，好就照新样打，不好便再按老法子。”大奎说：“年轻人就是喜欢新鲜，误了日子，交不上活怎么办？”五谷听大奎的口气，以为允许了，便拍着胸脯说：“我保证误不了交活的日子。”大奎还是不答应，一死儿认定祖师爷留下的手艺，不能随便改。

五谷对付了半天，仍没被允许，他终究是个年轻人，火气壮，便嘟囔着说：“这活我不做了……。”大奎认为五谷有了手艺诚心别扭，便刷地变了脸说：“你不做我做，你想要压我一头是怎么着？”五谷忍不住大声说：“您想想！改好手艺多挣钱，不是给您吗？”大奎又误会了，大骂道：“你甭以为你挣钱给我不合适，从今儿个起，咱们一刀两断，你给我滚。”五谷咬了咬牙说：“滚就滚！”刚要进屋扛被窝，被师娘拦住了，尖着嗓子骂：“五谷！你这王八蛋的翅膀刚硬，就想飞，你还有脸扛被窝——这都是我老头子拿血汗挣来的。”

五谷含着眼泪，光身离开了大奎家。

三

五谷住在了村公所，白天便给人打短工，可是他那改进犁杖的心，一点不死。

村干部来调解，对大奎说：“五谷那主意是对的，万一有一差二错，我们哥儿几个承担。大奎固执地说：“他要回来也成，得按着老法子做活。”其实他的心里打了主意：“你们干部向着干部，我非把五谷比下去不可。”

正巧辛屯木厂子有二十张犁杖没人打，就把五谷找去，五谷说好了条件，就按着新样式打成了，买主回去一耕地，果然省劲

耕得多；这下子柳五谷可出了名，他自个儿买了套器具，便在他未婚妻桂子家的小场里开了个木厂，四邻各庄的活几乎把小场堆满了，五谷忙不过来，就收了个徒弟搭下手，从清早到天黑，没闲空儿。

大奎那里的活少得厉害，做出的活跟五谷做的一比，又笨又重，还成本高，老主顾都不上门了，他老两口子暗暗后悔，互相埋怨；大奎也明白了：“新法子是比较旧法子高明。”可是为了面子，还不肯叫五谷回来。

五谷到镇上卖货，有人问他：“你庄张大奎早先挺有名望，怎么如今做出的活，又笨又重还要价高？”五谷说：“张师傅上了年纪，脑筋想不开，他要把手艺改进了，我两个也不及他呀！”这话传到大奎耳朵里，背地里流了眼泪，心中暗想：“五谷这孩子可没忘了我这师傅呀！从前我骂他的话，都是我的不对。”

五谷知道师傅家生活很困难，便买了三斗麦子亲自送去，他师娘拖着他哇哇哭，抽抽泣泣地说：“都是你师傅太顽固，孩子，你总对得起我们老两口子这番苦心。”五谷说：“我打算搬回来，就怕我师傅不肯。”

正在这时，大奎迈门进来了，在外面他已经听清五谷跟他老婆说的话，他老泪流满了脸，拍着五谷肩膀说：“孩子！都是我的错，你回来吧！”

当天五谷搬回了大奎家，第二天，爷儿俩和五谷收的徒弟，在小河岸上作起新式犁杖。

原载《河北文艺》一九五〇年二卷三期总第十五期

过 帖

西柳庄的大蓉和林店的春生恋爱公开以后，大蓉妈就不断地催促大蓉，“你们俩都愿意，我也不拦着，这事就算没岔啦！那就快过帖吧。”大蓉说：“俩人都乐意，还立字据干吗？”大蓉妈叹口气说：“你这么大还叫妈操心，终身大事一点不郑重，成啥样子？”大蓉一想，芝麻大的事犯不上抬杠拌嘴，就答应了。

第二天大蓉扛锄下地，春生正在大道上等着她。大蓉把她妈叫过帖的事跟春生一念叨。春生说：“你妈既然愿意，就这么办。可是有一样，咱俩都是团员，可不能照老法子走，又吃又喝，屁大的事花好多钱。咱俩想个两全齐美的法子，又有意义又便当，那才说得过去。”大蓉点点头说，“对，那咱俩就慢慢想。”

晌午大蓉回家吃饭，她妈笑嘻嘻地说：“我找人瞧了皇历，后几个是好日子。你跟那头说，怎么也得送几斤肉几斤酒，请当门对户喝喝喜酒。”大蓉暗中一盘算，几斤肉几斤酒就得六七斗棒子，没过门先花一大笔钱，实在说不过去。便对她妈说：“我看也甭喝喜酒。人家那头也不太富裕。拿几件东西换一下就行了。”大蓉妈连连摇头说：“那可不成。从古至今，红白事都不

能潦潦草草。再说那头，四邻各庄谁不知道他家富裕？听说陈粮食还有十多石，六七斗还拿不起？”大蓉知道说干了唾沫也白费事，便不再争辩。

在地里大蓉把这事跟春生一商量，春生说：“我可不是舍不得花钱，实在是为了把日子过好了。俗话说：‘好年头当歉年过，水旱年不挨饿’。这工夫香香嘴，臭臭屁股，赶明儿没粮吃挨饿多不值当，等日子过得象样了，再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心里也踏实。你说是不是？”大蓉说：“咱俩的心思全一样。我再劝劝我妈，要是劝成了更好，不成反正也不能照我妈的法子办。”春生点了点头，想了想，忽然跳了起来说：“我想出一个好办法，不知你同意不同意？就是我的锄给你，你的锄给我，这么交换一下，正好说咱俩时时刻刻不忘生产，你说有意义没有？”大蓉高兴地说：“这个法子太好了，我完全同意。”

春生和大蓉交换了锄，想起这锄就是结婚前的定礼，两个人的脸都有些发烧。他俩拿着交换的锄去耨自家的地，两人都觉着比往常有劲。直到太阳偏西，大蓉妈在村头喊大蓉回家吃饭，俩人才停了手，轻松地笑了笑，便各自回家去了。

大蓉妈一瞧大蓉这把锄不是原先那把，便说：“你瞧你，慌慌张张把锄都拿错了。”大蓉噗哧一笑说：“妈！我差点儿忘了告诉您，后几个甬喝喜酒了，我们俩过帖了。”大蓉妈惊讶地问：“你这孩子又出啥花招子？”大蓉郑重地说：“我跟春生商量了。春生说，咱庄稼人用不着那么铺张，留着粮食过日子比啥都强。咱分地算今年才二年，一点元气都没有，寒来暑去收的粮食，这么吃喝了不值当。我们俩换了换锄，就算过了帖。”大蓉妈真想骂闺女一顿，可是又怕别人知道底细说自己小气，而且那头什么都不拿，花自己的粮食实在舍不得。便顺水推舟地说：

“你们俩既然不愿意办，我也不勉强。日后可别埋怨妈没给你办。”大蓉说：“绝不埋怨您。”大蓉妈说：“那好！我把请好